

山曉閣
評點

柳柳州全集

一
函
四冊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起意奇開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層遞而下開深弘潤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

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
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
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細說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
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
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
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
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
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
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
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
心。余封。建。興。衰。原。委。應。應。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
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

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

守宰。始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

為得也。仍推○到○所○以○亡○國○處○只○要○見○其○失○不○在○郡○縣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

鋤挺謫戍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

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言漢○封建之失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莽命

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

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都，秦制之得亦以明

矣。適○過○得○妙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

猶桀滑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

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看○他○步○步○收○然○處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予其人，適其俗，修其理，

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

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

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論世深識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

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

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

在論四代建封郡縣於民之利弊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

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

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

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漢世多循良俱收郡縣知孟舒於田叔，得

魏之效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

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

受而不法，朝斥之矣。通篇法極緊嚴此段却極蕩漾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

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

退已達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博○辨○宏○深○才○學○是○聰

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

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

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

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

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

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

諸侯歸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

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

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

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

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

卯卯川全集

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收括全又無漏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高○祀○歷○處○直○綴○前○勢○字勢也。

徐揚貢評。通篇分明五大段文字。前段發端立案。後段收束歸源。中三段。一是原封建之始。一是論列周秦漢唐之制。而明秦制郡縣之獨得。一是破從來泥古之見。謂封建之善者。就三段間。又各有層次。反覆錯綜。高明廣大。如月日之經天。如江河之緯地。予瞻有云。柳州之論出。而諸家之論廢。信哉。

通篇只以封建非聖人意一句為斷案。封建既非聖人意。乃古來聖人何以有封建。於是尋出一個勢字來。起手輕點勢字。彼其初一段。遂極言勢之所必至。而以勢也煞住。以下一段言周封建之失。一段言秦郡

縣之得一段言漢矯秦徇周之失一段言唐制州立守之得其於歷代
封建得失大略已盡但封建世守而易理守宰遞更而難理畢竟是一
說故以或者曰發難隨將周秦漢唐或得或失以解之此解為特詳且
三代封建而祚延秦郡邑而祚促畢竟亦是一說故以或者又曰發難
隨將魏晉及唐為修為短以解之此解為特略至或者又以為一段則
因殷周不革封建一難發出不得已之故與起處勢字照應便以吾故
曰非聖人意也勢也繳轉作收前後一氣呵成總是言三代以上宜封
建三代以下宜郡縣識透古今眼空百世孫執升

木木少

天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

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

也關○呂○氏○之○論○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

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

乎凡政令之作○二○句○立○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

端徑術相土宜音○遂○無聚大眾季春利堤坊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

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眾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

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

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

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塞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

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

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收一筆斯固侯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段寓不侯時而行之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長老。申嚴百刑。斬殺必常。都用反筆非冬無以賞死。恤孤寡。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收一筆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一段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效。音求歟。癘寒疥癩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

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應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徐揚貢評。通篇兩大段。一反一覆。波瀾壯濶。而筆力尤奇峭。

呂氏月令。其言互有是非。故柳子論其言。亦互有可否。如言政有俟時而行者。是因其說之是而可之者也。如言政有不俟時而行者。是其說之非而否之者也。兩路並論。議論方不偏苛。知此可以讀呂覽。即可以上下千古之文。孫執升

謗譽

虛喝起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譽之變此是主意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于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于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一篇之本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

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有○無○意○帶○一○孔○子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再○言○世○人○謗○譽其不可記者

又不少矣不○足○信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

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天○下○皆○戴○謗○者○亦○譽○言○之○概○然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

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夫亦徵其所自而

已矣暢○發○孔○子○二○句○為○篇○觀○人○新○衷○之○處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

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

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

盜跖我又安取懼焉曲○折○痛○快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

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冷○然○而○止要必自善而已矣

孫月峯評辭意雋永當與韓退之原毀篇同看

金聖歎評不過只是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意看他無端變出如許層

折如許。轉接如許。幽秀。厯落。

此篇大意。只是為世人謗譽變易。不足憑信。故將孔子之論。為一篇觀人之法。妙在前幅。先將謗譽之常者。寫作第一層。為一篇之舊案。其次轉入世人謗譽之變者。寫作第二層。為一篇之新案。然後轉入孔子觀人之法。寫作第三層。為一篇之定案。尤妙在第二層說謗譽之變畢。便可入孔子之論。他却又寫世人輕信一段。在內。第三層接出孔子之論畢。便可緊承此意。暢明之。他却又再寫世人謗譽不足憑一段。在內。此便是柳文曲折處。孫執升

